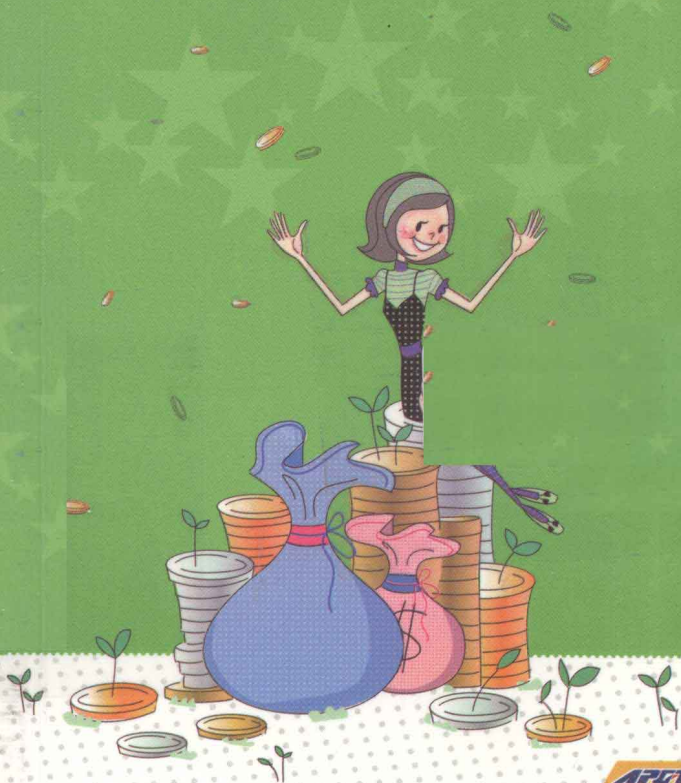


精品文学书系

世界讽刺 微型小说佳作选

SHIJIE FENGCI WEIXING XIAOSHUO
JIAZUO XUAN

李超◎主编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精品文学书系

世界讽刺 微型小说佳作选

SHIJIE FENGCI WEIXING XIAOSHUO
JIAZUO XUAN

李超◎主编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讽刺微型小说佳作选 / 李超主编.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 2

(时代馆书系·精品文学书系)

ISBN 978-7-5396-3920-8

I. ①世… II. ①李…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6678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刘姗姗

装帧设计: 三棵树 文艺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北京富达印刷厂 电话: (010) 89581565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0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讽刺是一种人性，讽刺是一种境界。讽刺让人幽默，讽刺给人深刻。生活需要讽刺，讽刺升华生活。讽刺给你诙谐的笑，讽刺让你会心地乐。

讽刺与幽默，两者实颇相似，就像一母生的两个同胞兄弟……幽默是温厚的、甘和的，讽刺是尖锐的，辛辣的，而在各自的范围里，又都有从一度到一百八十度的温差。幽默增几分、过些量、出点格，经常就变成了讽刺，而讽刺往往总要有幽默这个因素，似乎缺了幽默这个要素，就很难产生讽刺，正像火柴头上没有那一点磷，就很难擦出火花。

为使读者能够更好地领悟讽刺小说那独特的艺术魅力，本书精选了世界各国多位作家的一百多篇讽刺小说的佳作汇编成书，以飨读者。其中既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又有被尊为伟大的世界讽刺大师。可以说是向读者展示了一座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经典的世界幽默讽刺小说宝库。

编者



目 录

我是一只实验室老鼠	[美国] 亨特·佩雷特 (1)
离别赠礼	[美国] 弗·达尔 (2)
我第一次文学上的冒险	[美国] 马克·吐温 (5)
竞选州长	[美国] 马克·吐温 (7)
卫生餐厅	[美国] 约翰·爱伦 (11)
爸爸最值钱	[美国] 布赫瓦尔德 (13)
来自赌城的电话	[美国] 布屈沃德 (15)
一磅黄油	[美国] 海伦·霍克 (16)
理 解	[美国] 佩里·萨罗 (18)
艺术与晚餐	[美国] 布赫瓦尔德 (20)
医院需要病人	[美国] 阿特·巴克奥尔德 (21)
惶惶不可终日	[美国] 约翰·尼科尔 (23)
新式食品	[加拿大] 斯蒂芬·里柯克 (24)
琼斯的惨剧	[加拿大] 斯蒂芬·里柯克 (25)
旅途女伴	[巴西] 费·萨比诺 (28)
躺在草坪上的姑娘	[巴西] 安德拉德 (30)
邂 逅	[巴西] 维里西莫 (32)
遭 遇	[墨西哥] 帕斯 (35)
午 餐	[英国] 毛姆 (37)
穷人的专利权	[英国] 狄更斯 (40)



- 第一位委托人 [英国] 特雷恩 (46)
- 逗 乐 [法国] 莫泊桑 (47)
- 一个讨厌的犯人 [法国] 莫泊桑 (49)
- 广告的受害者 [法国] 左拉 (50)
- 屠杀不朽的人 [法国] 让·雷维奇 (52)
- 勃鲁阿戴总统 [法国] 塞斯勃隆 (56)
- 卖笑人 [德国] 海·伯尔 (58)
- 冰 棍 [德国] 诺瓦克 (60)
- 铁路——豚鼠的故事 [德国] 封·拉德茨基 (62)
- 罪之赐福 [德国] 沃尔夫 (63)
- 在钉子上 [俄国] 契诃夫 (65)
- 收藏品 [俄国] 契诃夫 (67)
- 善良的日耳曼人 [俄国] 契诃夫 (68)
- 升 级 [俄国] 契诃夫 (71)
- 度假的人 [俄国] 契诃夫 (73)
- 一个官员的死 [俄国] 契诃夫 (75)
- 钱 包 [俄国] 契诃夫 (77)
- 在邮政支局里 [俄国] 契诃夫 (79)
- 怀 疑 [俄国] 弗拉基米尔·科莫夫 (81)
- 查无此人 [俄国] 鲍·克拉夫琴柯 (82)
- 开会有益 [俄国] 格·瓦·凯冒克利德哉 (83)
- 自己人中的陌生人 [俄国] 佚名 (85)
- 公民证 [前苏联] 马里纳特 (86)
- 仆人西蒙 [前苏联] 阿·伊萨克扬 (88)
- 施工的苦恼 [前苏联] 达·谢尔盖 (89)
- 失 眠 [前苏联] 卡聂夫斯基 (92)
- 捞奖金的桶 [前苏联] 维连斯基 (93)
- 狗的嗅觉 [前苏联] 左琴科 (95)
- 首长学步 [前苏联] 柯坚科 (97)



绑 架	[俄罗斯] 鲍丽索娃 (99)
法 官	[奥地利] 卡夫卡 (100)
保 险	[奥地利] 罗达·罗达 (101)
在科学之宫	[匈牙利] 厄尔凯尼 (104)
遭殃的机关	[匈牙利] 厄尔凯尼 (105)
伯爵的裤子	[匈牙利] 哈太衣 (107)
财政部长的早餐	[匈牙利] 卡尔曼 (109)
巴拉顿湖畔	[捷克] 哈谢克 (111)
得 救	[捷克] 哈谢克 (115)
女仆安娜的纪念日	[捷克] 哈谢克 (118)
拥有百科全书的人	[瑞士] 瓦·考尔 (121)
英雄之死	[瑞典] 派·拉格尔克维斯特 (124)
照相机皮套	[保加利亚] 登·伏拉迪米罗米 (125)
反对星期二的斗争	[保加利亚] 季·瓦西列夫 (128)
皇帝的新装	[丹麦] 安徒生 (129)
阿庆基	[芬兰] 韩培 (133)
走 运	[波兰] 雅·奥卡 (135)
祖父是怎样发财的	[荷兰] 扎恩特奈夫 (136)
现场做戏	[日本] 川端康成 (138)
走钢丝	[日本] 星新一 (140)
特 技	[日本] 星新一 (141)
时间外劳动	[日本] 阿刀田高 (142)
讣告栏	[日本] 神田升著 (144)
坟墓掩盖了医生的罪过	[土耳其] 阿·涅辛 (146)
某国故事一则	[土耳其] 阿·涅辛 (149)
沙玛德的买卖	[印尼] 乌·堆·孙塔尼 (151)



我是一只实验室老鼠

[美国] 亨特·佩雷特

还记得那个外出吃饭是放松、是享受的时光吗？那时，有人为你做饭、为你端饭，你走后还会为你清理桌子。可惜啊，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今天当你再去饭馆吃饭时，你仿佛就像那些为得到一块奶酪而必须穿过道道迷宫的实验室老鼠。

那次我一进饭馆的门，侍者就迎了上来：“晚上好。要张坐四个人的桌子？”

“是的，谢谢。”

“在吸烟区还是无烟区就座？”

“无烟区。”

“你喜欢在室内还是喜欢在室外呢？”

“我想室内好一些。”

“你想坐在大厅里，还是单间，还是我们那可爱的能享受阳光的地方？”

“嗯，让我想想……”“我可以在能享受阳光、能看到外边景色的地方找个桌子。”“那好。”我跟他来到那里。“现在，你是想要可俯瞰高尔夫球场的，还是可眺望湖上落日的，还是要看远山树色的？”

“随你便吧。”我说，也让你给我做个决定吧。

他让我坐下，我也不知道窗外到底是什么景色，因为天已经完全黑了。

然后，一个更年轻漂亮，穿着也更好的侍者又走了上来，他说：“我叫保罗，将是你这顿饭的侍者。你都订什么菜呢？”

“用不着订什么，你只要给我端来小牛肉和烤土豆就行了。”

“要汤还是要沙拉？”

“沙拉。”

“我们有混合的青菜沙拉，还有几种别的，你要哪一种？”

“就给我青菜沙拉吧。”



“用什么拌呢?”

“随你的便吧。”

他又给我说了好几种拌沙拉的配料，我说随便一种吧。这时我已烦透了他的虚假客套。“你的烤土豆呢?”

我一听就知道他又要问什么，就说：“我只要烤土豆，什么也不带的烤土豆。”

“不要黄油也不要酸奶酪?”

“不要。”

“也不要细香葱?”

“不要！你懂不懂英语？我什么浇汁也不要，你只要给我拿烤土豆和烤小牛排就行了。”我喊了起来。

“那你是要哪一种牛排呢？四盎司、八盎司或十二盎司的?”

“随便。”

“什么火候的，嫩的、半嫩不嫩的、老的，还是半老不老的?”

我气急了，说：“我真想到外边教训教训你。”

“太好了，你想在哪儿打，停车场、胡同，还是饭店前的大街上?”

“就在这儿！”说着我一拳打了过去，他一低头躲过，随后一个左钩拳打在了我的眼上。这是这个晚上他第一次没再让我挑选。我半昏半迷地瘫在了椅子上。迷蒙中听到有人赶来了，正训斥保罗。过了一会儿，我完全清醒了，发现饭店经理正在向我赔罪，他还提议给我买一杯饮料。我说一杯水就行了。他又问我：“那你是要进口矿泉水呢，还是带柠檬的苏打水?”



离别赠礼

[美国] 弗·达尔

一个初秋的夜晚，一钩弯月挂在峡谷上空，清风徐来，夜色迷人。十一岁的彼得没心思张望那明净的月牙，也没感觉到凉爽的阵阵秋风吹进厨



房。他一个劲地想着放在厨房桌子上的那床红黑相间的毛毯。

那毛毯是爸爸送给爷爷的礼物——一份离别赠礼。大家都说爷爷要离开老家了。正因如此，他们都把那份礼物称作“离别”。

彼得真不相信爸爸会把爷爷送走，但现在——那儿明摆着爸爸早上才买回的离别赠礼……今晚，就是他和爷爷相处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晚饭后爷孙俩一起收拾餐具，爸爸出去了，是和那个将要和他结婚的女人一起出去的。他不会很快就回来。洗好了碗碟，一老一少走出门外，在月光下坐了下来。

“我去拿我的口琴来，”爷爷说，“让我吹几个古老的曲子给你听。”但是，他从房里拿出的不是口琴，而是那床毛毯。这是一床双层的大毛毯。

“啊，这毯子真好！”老人把毛毯放在膝上，一边抚摸着，一边说，“你爸真是个好心人，送我老头一床这么好的毛毯！这可要花不少钱啊。瞧！这里的羊毛要值好多钱哩。寒冬就快到了，有这床毯子就不怕冷了。在那个地方是找不到这么漂亮的毛毯的。”

爷爷总是那样说话。他总想把事情说得轻轻松松，像是根本没那么一回事。每当他们一提到“离别”，爷爷就说那是他自己的主意。但你想一想，一个孤老头子离开温暖的家和亲人，到那幢楼房——那个政府办的养老的地方——去和许多别的老人生活在一起能算是享福吗？彼得怎么也不相信爸爸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直到今晚看到他带毛毯回家才相信。

“嗯，不错，这毯子是很漂亮。”彼得心不在焉地说道。他站起来，走进房去。他不是爱哭的人，再说这么大的孩子也不能再哭了。他是来取爷爷的口琴的。

当老人伸手接口琴时，毛毯滑到地下。这是他们爷孙俩待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了，谁都不愿开口说话。爷爷吹了几个音符，然后说：“你会记住这个时刻的。”

弯弯的月儿高高地悬在头顶，清风徐徐吹进峡谷。这是最后一次了。彼得想着，他再也听不到爷爷的口琴声了。要是爸爸搬到另一间房子住该多好——远远离开这儿。他不愿在明月清辉下离开爷爷，独自坐在外头。音乐停止了，他俩默默地坐了几分钟，还是爷爷开口了：“我给你吹一段欢乐点的曲子。”

彼得呆坐着，眼睛凝望着峡谷。爸爸就要和那个女人结婚了。不错，



那女人曾经吻过他，并说过要当他的好妈妈，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了。

乐曲突然中断。爷爷说道：“这是个蹩脚曲子，只能当舞曲。”接着他又说：“你爸爸要娶的是位好姑娘，同这么漂亮的妻子在一起，他会感到年轻许多的。而我这老头子在这房子里又能干些什么呢？……碍手碍脚的……一个蠢老头子，整天光会叫腰酸背痛！”

“不久就会有婴儿降临了，我不愿听婴儿整夜哭哭啼啼，不，我最好还是走。唔，再来一两段，然后我们就上床去，睡上一会儿，明天一早我就要带上我的新毯子上路了。来，听听这首，虽有点悲伤，但在今天晚上，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

他们没听到两个人正从大路走过来的声音，那是爸爸和那脸蛋光鲜得有点刺眼，活像一尊洋娃娃的女人回来了。他们听到了她的笑声，口琴声戛然而止。

爸爸没说一句话。那女人走上前来，娇声娇气地对爷爷说：“明天我就不送你啦，我是来向你道别的。”

“您的心地太好了！”爷爷说。他低着头，望着地面，然后又转向放在他脚旁的毛毯，他弯下腰，把毛毯拿起。“请您看看这个，”他小声地说，像是个小孩在说话，“我儿子送给我一床多好的毯子做离别赠礼。”

“唔，”姑娘说，“这毯子不错。”她摸了摸羊毛，接着说，“真的是不错。”她转向爸爸，冷冷地说，“肯定花了不少钱！”

爸爸清了一下喉咙，嗫嚅着：“我，我想给他买一床最好的……”

姑娘好像钉在那里，动也不动，两眼没离开过那床毯子。“哟，还是一床双层的哪。”她喊道。

“是的，”老人说，“是双层的……一床漂亮的毯子，送给我老头做纪念。”

彼得突然转身走进房去，在他耳边，还听见那女人喋喋不休地说那昂贵的毯子，他听到爸爸像往时一样渐渐地发火了，她一赌气就要走。彼得刚迈出门口，那姑娘正好转过身来嚷道：“不管你怎么说，他无论如何也不需要一床双层毛毯！”

爸爸望着她，眼里露出滑稽可笑的神情。

“她是对的，爸。”彼得说，“爷爷是不需要一床双层毯子的。来，爸，”他拿出一把剪子，“把它剪开，请爸把毛毯剪成两半。”

他们都望着孩子，愣住了。



“把它剪成两半，听我说，爸，把那另一半留起来。”

“这主意不坏，”爷爷温和地说，“我不需要这么大的毯子。”

“是的，”孩子说，“一层毯子就足够送走一个老头了，我们可以省下那另一半，爸，留着它，以后会用得上的。”

大家都沉默了，好久之后，爸爸走到爷爷面前，呆立着，没有一句话。

爷爷明白了，他伸出一只手，搁在爸爸的肩膀上。彼得望着他们，他听见爷爷喃喃的耳语：“……没啥事，孩子，我知道你不是这么想的……”

这时彼得哭了，但这没什么，因为他们三个都哭成一团了。



我第一次文学上的冒险

[美国] 马克·吐温

我十二岁时是个很机灵的孩子——一个异常机灵的孩子，我那时这样想。正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为报刊写了点拙劣的东西，然而使我十分意想不到的的是这竟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反应很好。事情确实是这样，我也为此感到很自豪。我是一个印刷厂的学徒，并且是个进步的有抱负的学徒。我的叔叔把我收下帮他办报（《汉尼巴尔周报》，一年预付两美元，有五百个订户，而他们用成捆出售的木材、卷心菜和不适合市场销售的萝卜付款）。幸运的是在一个夏季里的一天，叔叔要离城一个星期。他问我能否审慎地编辑一期报纸。啊！难道我不愿意尝试一下吗？希金斯是和我们竞争的一份报刊的编辑。他最近失恋了。一天夜晚，一个朋友在这个可怜的家伙的床上发现了一张公开的短笺，上面说他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他已经在熊河投水溺死了。这个朋友朝那里跑去，却发现希金斯正涉水回到岸上。他决定还是不能自寻短见。村子里几天都在议论这件事，可是希金斯对此并不猜疑。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为事件的经过精心炮制了一篇歪曲的报道，又加插图说明；用大折刀在木刻活字的底部拙劣地把它雕刻出来——其中一幅插图是希金斯穿着衬衫，提着灯笼，涉水到小河中，用



手杖探测水的深度。我认为这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可是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刊载在道德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对这番努力感到心满意足，还想方设法征服其他的领域。同时，我还觉得用无理的卑劣行为去指责邻乡的报纸编辑，“看到他辗转不安”是一件好事，一件有趣的事。

我这样干了。把文章写成关于“埋葬约翰·穆尔爵士”的一首讽刺诗的体裁——这也是一篇相当拙劣的模仿的滑稽作品。

后来我用讽刺的文章粗暴地嘲讽了两个当地的知名人士。倒不是由于他们干了什么事活该倒霉，而仅仅是因为我的责任是使报纸生动活泼。

然后我又稍稍地触犯厂那个新来的异乡人——当时社交场合上的宠儿，那个从昆西来的被雇用的出色的裁缝。他是个面带傻笑的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和州里穿着最刺眼的男子。他还是个摧残妇女的老手。每个星期他都为这份报刊写肉感的“诗歌”，大谈他最近的爱情的俘虏。他那个星期给我的押韵诗，上面加的标题是“致在 H-L 的玛丽”，指的当然是在汉尼巴尔的玛丽。可是当我给这首诗排版时。突然间，那种我认为是晴天霹雳般的幽默，使我深深地感到沮丧了。于是，我把它压缩成下面的一个生动的脚注，写道：“这次我们将让这件事过去算了，但仅此一次而已。我们希望戈登·朗内尔斯清楚地明了我们在容忍一个知名的人物，而从这时起，当他想要和他的在 H-L 的朋友们娓娓谈心时，他必须选择某种其他的手段，而不是这份报纸的专栏！”

这份报纸发行了。可是我从未料到有什么小事会像我开的小玩笑那样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只有这一次《汉尼巴尔周报》的需求量大增——这是它从未经受过的新奇的事。全城轰动了。希金斯一早就带着双筒猎枪前来造访。当他发现伤害了他的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时，他只是扯了扯我的耳朵就走了。但是那天夜晚他就辞去他的职务，永远离开了这个城镇。那个裁缝带着他的鹅和一把大剪刀来了，但是他也瞧不起我，当天晚上就起程到南方去了。那两个受到讽刺文章攻击的公民满心想用诽谤罪来恐吓我的，却又为我的无足轻重激怒得扬长而去。乡村的编辑第二天气势汹汹地走进来，发出战时的喊杀声，恨不得一下子把我吞下肚去；可是他最后还是真诚地原谅了我，还邀我一起到药店（美国的药店实际上等于杂货店），友好地喝一杯满满的“法尼斯托的驱虫水”，把所有的敌意都荡涤得一干二净。这是他开的



小小的玩笑。当我叔叔回来时，他大发雷霆——我认为大可不必。他应想到我给了这份报纸多么大的促进，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为了要能幸存下来而产生的感激之情应在他心中占什么地位。因为由于他的耽搁，他才这样奇妙地免遭分尸、斧劈和诽谤，他的脑袋才不致被枪打掉。但是，当他一看账本，看到我确实把三十三个新订户的空前未有的数字记载入册，而且还有新订户交付的蔬菜、成捆出售的木材、卷心菜、豆子和卖不掉的萝卜等，足够一家人两年的食用，他才心平气和。



竞选州长

[美国] 马克·吐温

几个月之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与斯坦华脱·勒·伍福特先生和约翰·特·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自己有超过这两位先生的显著的优点，那就是我的名声好。从报上容易看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以往的事。近几年来，他们显然已将各种无耻罪行视为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对自己的长处暗自庆幸，但是一想到我自己的名字得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混浊潜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搅”。我心里越来越不安，最后我给祖母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很快给我回了信，而且信写得很严峻，她说：“你生平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一件也没有做过。你看看报纸吧——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先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再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跟他们一起竞选。”

这也正是我的想法！那晚我一夜没合眼。但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已经完全卷进去了，只好战斗下去。

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时，看到这样一段消息，说实在话，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失措过：

“伪证罪——那就是 1863 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三十四名证



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那群孤儿靠着活命的唯一资源。现在马克·吐温先生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那么他或许可以屈尊解释一下如下事情的经过。吐温先生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澄清此事的真相。他愿意这样做吗？”

我当时惊愕不已！竟有这样一种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就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香蕉种植地，正如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简直要发疯了，却又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让日子白白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再没说别的什么，只有这么一句话：

“意味深长——大家都会注意到：吐温先生对交趾支那伪证案一事一直发人深省地保持缄默。”

〔备忘——在这场竞选运动中，这家报纸以后但凡提到我时，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接着是《新闻报》，登了这样一段话：

“需要查清——是否请新州长候选人向急于等着要投他票的同胞们解释一下以下一件小事？那就是吐温先生在蒙大拿州野营时，与他住在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地都从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了。大家为他着想，不得不对他进行友好的告诫，在他身上涂满柏油，粘上羽毛，叫他坐在木杠上，把他撵出去，并劝告他让出铺位，从此别再回来。他愿意解释这件事吗？”

难道还有比这种控告用心更加险恶的吗？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到过蒙大拿州呀。

〔此后，这家报纸照例叫我做“蒙大拿的小偷吐温”。〕

于是，我开始变得一拿起报纸就有些提心吊胆起来，正如同你想睡觉时拿起一床毯子，可总是不放心，生怕那里面有条蛇似的。有一天，我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谎言已被揭穿！——根据五方位区的密凯尔·奥弗拉纳根先生、华脱街的吉特·彭斯先生和约翰·艾伦先生三位的宣誓证书，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特·霍夫曼的祖父曾因拦路抢劫而被处绞刑一说，纯属粗暴无理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他毁谤亡



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用这种下流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成功，使有道德之人甚为沮丧。当我们想到这一卑劣谎言必然会使死者无辜的亲友蒙受极大悲痛时，几乎要被迫煽动起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立即对诽谤者施以非法的报复。但是我们不这样！还是让他去因受良心谴责而感到痛苦吧。（不过，如果公众义愤填膺，盲目胡来，对诽谤者进行人身伤害，很明显，陪审员不可能对此事件的凶手们定罪，法庭也不可能对他们加以惩罚。）”

最后这句巧妙的话很起作用，当天晚上当“被伤害和被侮辱的公众”从前门进来时，吓得我赶紧从床上爬起来，从后门溜走。他们义愤填膺，来时捣毁家具和门窗，走时把能拿得动的财物统统带走。然而，我可以手按《圣经》起誓：我从没诽谤过霍夫曼州长的祖父，而且直到那天为止，我从没听人说起过他，我自己也没提到过他。

〔顺便说一句，刊登上述新闻的那家报纸此后总是称我为“拐尸犯吐温”。〕

引起我注意的下一篇报上的文章是下面这段：

“好个候选人——马克·吐温先生原定于昨晚独立党民众大会上作一次损伤对方的演说，却未履行其义务。他的医生打电报来称他被几匹狂奔的拉车的马撞倒，腿部两处负伤——卧床不起，痛苦难言等等，以及许多诸如此类的废话。独立党的党员们只好竭力听信这一拙劣的托词，假装不知道他们提名为候选人的这个放荡不羁的家伙未曾出席大会的真正原因。

“有人见到，昨晚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责无旁贷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一下我们终于把他们抓住了。此事不容避而不答。人民以雷鸣般的呼声询问：‘那人是谁？’”

我的名字真的与这个丢脸的嫌疑联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绝对的不可思议。我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喝过啤酒、葡萄酒或任何一种酒了。

〔这家报纸在下一期上大胆地称我为“酒疯子吐温先生”，而且我知道，它会一直这样称呼下去，但我当时看了竟毫无痛苦，足见这种局势对我有多大的影响。〕

那时我所收到的邮件中，匿名信占了重要的部分。那些信一般是这样写的：

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好管闲事者



也有这样写的：

你干的一些事，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你最好拿出几块钱来孝敬鄙人，不然，报上有你好看的。

惹不起

大致就是这类内容。如果还想听，我可以继续引用下去，直到使读者恶心。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而民主党最主要的报纸则把一桩大肆渲染敲诈案件硬“栽”在我头上。

〔这样，我又得到了两个头衔：“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令人恶心的讹诈犯吐温”。〕

这时候舆论哗然，纷纷要我“答复”所有对我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这就使得我们党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都说，我如果再沉默不语，我的政治生命就要给毁了。好像要使他们的控诉更为迫切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段话：

“明察此人！独立党这位候选人至今默不作声，因为他不敢说话。对他的每条控告都有证据，并且那种足以说明问题的沉默一再承认了他的罪状，现在他永远翻不了案了。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吧！看看这位声名狼藉的伪证犯！这位蒙大拿的小偷！这位拐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个具体化的酒疯子！你们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这位令人恶心的讹诈犯！你们盯住他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这个家伙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得了这么一连串倒霉的称号，而且一条也不敢予以否认，看你们是否还愿意把自己公正的选票投给他！”

我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只得深怀耻辱，准备着手“答复”那一大堆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恐怖案件，再次对我进行恶意中伤，说因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这使我万分惊慌。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我为了吞占我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这使我几乎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在这些控告之上，还有人竟控告我在负责育婴堂事务时雇用老掉了牙的、昏庸的亲戚给育婴堂做饭。我拿不定主意了——真的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达到了自然而然的高